

# 童年的小推车

TONG NIAN DE  
XIAO MAO CHE |

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众多佳作。

小小说题材多样，短小精悍，  
包括世相、都市、传奇、励志、哲理、  
醒世等等，读罢使人掩卷深思，  
回味无穷。

云风◎著



YZLI0890145729

台海出版社

# 童年的小搖車

TONG NIAN DE  
XIAO MAO CHE

云风◎著



YZLI0890146729



上海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童年的小摇车/云风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

2011.12

ISBN 978-7-80141-912-5

I. ①童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 
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9291 号

**童年的小摇车**

---

著 者:云 风

策划编辑:马 强 岑诗琦

责任编辑:孙铁楠

装帧设计:小 梁

版式设计:晓武工作室

责任印制:蔡 旭

---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邮政编码:100009

电 话:010 - 64041652(发行,邮购)

传 真:010 - 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[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 - mail:[thcbs@126.com](mailto:thcbs@126.com)

---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1/16

印 张:12.5

字 数:146 千字

印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书 号:ISBN 978-7-80141-912-5

---

定 价: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## 第一辑 触摸风中的记忆

豆腐王	2
屠牛	4
房祸	6
赌牌	8
脚印	11
偷柿子	13
捉奸	15
卖菜	17
临街的窗	19
雪殇	21
打帘子	23
真的好想你	25

目

录



2009 年的第一场雪	27
稻 香	29
收废品的尊严	31
鞠 躬	34
狗 事	35
猎 鹰	36

## 第二辑 思绪在笔尖游走

五斗米行	39
天 网	41
爱情一阵风	43
狼 王	46
月光宝鼎	48
血染的玫瑰	51
照片里说的私密照	52
百变神衣	55
你为什么不爱我了	57
梦里飞翔	59
抬 鱼	62
爱到深处	64
史家传奇	67
无言的结局	70
喜悦的村路	72
两个媳妇	73
担 忧	74
依 偎	75

## 第三辑 聆听尘世的絮语

概不赊欠	77
------	----

马车缘	79
市长是俺爹	82
女儿,我不会让你失望	84
童年的小摇车	86
妹 妹	88
不许反悔	90
不和你计较	93
蚁 事	95
难忘的酸菜炖白肉	96
永远的一课	98
出租美女	99
我不是“狼人”	102
昂首与匍匐	104
此地要拆迁	105
梯子上的人	106
你偷了我的钱包	107
按 摩	108

#### 第四辑 曾经沧海难为水

重 生	111
车师傅	113
诅 咒	116
疤	118
榜 样	121
一条跳楼的狗	123
霸王别姬	126
孝 魂	128
无悔的等待	130



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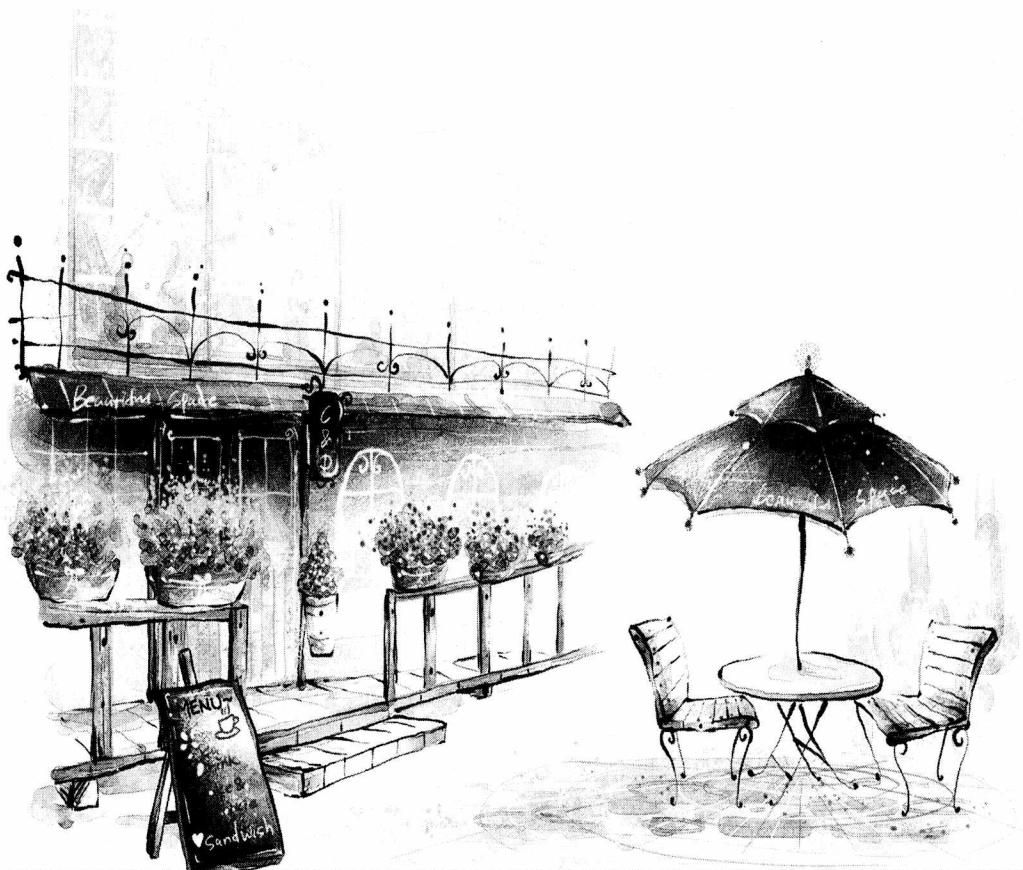
录



抉 择	132
解 梦	134
炉 火	137
一朵花的夭折	139
品 味	141
离奇的案件	144
感 动	146
复 活	147
两 棵 树	148

## 第五辑 飘荡在耳边的心声

杏花朵朵	151
滚 冰	153
放 鹅	155
卖 鱼	157
借 钱	160
母 亲	162
撞 车	164
出 卖	167
往 来	169
农 药	171
出 嫁	173
老 孟	175
徒 工	178
现 实	180
卖 房	182
附 录	185



# 第一辑 触摸风中的记忆



## 豆腐王

他姓王，人称豆腐王，做了一辈子豆腐。豆腐王人硬货也硬，每天绝不多做，只做两盘，每盘儿二十块。天一亮，拉上一盘，高分贝喇叭一放，绕城郊一圈儿，保准儿半块不剩，起晚了你就甭想吃上热乎的。但豆腐王从不忘给刘大爷捎上那么两块儿——刘大爷牙不好，就爱这一口儿。这自然也成了他的习惯。

豆腐王做豆腐，别说，还真有一手儿。老式的电磨，两块砂轮片子调得精细，泡得涨鼓鼓的豆子一倒进去，就变成乳白胶似的白浆儿，细得根本看不见渣子。再经细纱布一滤，大锅那么一熬，就是一缸纯白透香的豆汁儿。然后舀半瓢卤水，蜻蜓点水般缓缓滴入搅得翻滚的豆汁儿里，不多时，成脑的豆腐就如片片雪花沉积在缸底了。接下来，摆正豆腐棚，铺好豆腐包布，左一瓢，右一瓢，泼上豆脑，合严包布，盖上压板，压好石块，挤出的浆水就如小瀑布般，四面倾泻下来。半个时辰后，揭开包布，翻盘，那白嫩如玉的豆腐就展现在眼前了。吃一口，清香甘甜，入口即化，沁人心脾。

豆腐王卖豆腐从不吆喝，弄一电喇叭，也不放录音，只放音乐。三九严冬也不含糊，狗皮帽一戴，嘴里喷着热气儿，任胡子眉毛全挂着了白霜。有买的，他接过小盆儿，操起铲子，切下两块，送到盆沿儿，铲子一抽，冒着热气的豆腐就在小盆儿里了。乡里乡亲，豆也换，钱也卖，账也赊，多一点，少一点，他从不计较。赶上刘大爷出来了，爷俩常唠上几句，寒天冷地的，热气儿直喷。

豆腐王艳福也不浅，老婆长得如花似玉，人称豆腐西施。尤其那奶子大得要命，又穿个低胸衫，雪白的胸脯，不管哪个男人都想瞟上几眼。尤其城

郊那二流子，贼眉鼠眼，甚是好色，买豆腐时眼不离胸，垂涎三尺，忍不住硬是摸了一把，不偏不斜正好被豆腐王撞个正着。豆腐王二话没说，端起装满豆腐的盘子，扣他个满脸开花，要不是旁人拉着，非叫他站着来躺着回去不可。从此二流子再也不敢往豆腐王跟前站了。

在那疙瘩，说是谁家死了人，就是白事，得吃豆腐。不管哪家他都愿给整，可偏不愿给二流子。二流子游手好闲，在城里鬼混，逛歌厅，泡小姐。有一次干完那事儿他却没有钱，叫人家一顿狠揍，回家不久就断了气儿。豆腐王呸地吐了口唾沫，破口大骂：“败类！什么玩意儿！死有余辜！”说什么也不给他整，二流子家人只得跑了很远到别处去买。

赶上刘大爷死的时候，豆腐王一身大孝，亲自做了一桌豆腐席。他记得刘大爷临终前，颤颤巍巍地握着自己的手，断断续续嘱托了一大堆的话，之后泪流满面，痛不欲生。他自己也一脸的阴沉，可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豆腐王把刘大爷留下的钱，全捐给了小学校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的一场大雨把学校冲垮了，孩子还在草棚里坐着小木凳读书呢。豆腐王寻思着，怎么着也不能耽误了孩子，捐了钱，也算帮刘大爷做了件好事，虽然那钱还有那么点儿“说法”。

豆腐王的老婆是俊俏，可偏偏撒了种子长不出苗。刘大爷死的那年，豆腐王收养了一个孤儿，做了自己的干儿子。二十年后，这小子心灵手巧，豆腐做得花样繁多，胜过豆腐王当年，人称小豆腐王。豆腐王常对儿子说，这做人呢，就要像做豆腐一样，干净清白，掺不得半点虚假，更不能黑白不分，不然就会被世人耻笑，唾弃一生。小豆腐王频频点头。

在豆腐王悉心教导之下，天资聪颖的小豆腐王很快承其衣钵，高度发扬“豆腐传统”。于是他的豆腐就如同他的人品，远近闻名，家喻户晓。好人品自然不愁好媳妇，豆腐王左挑右选，百里挑一，娶了一个儿子愿意、老人喜欢的俏媳妇儿，不久又生了个大胖孙子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其乐融融。豆腐王这才缓缓舒了口气儿——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因为在他的心里始



终装着刘大爷的临终嘱托，生怕有一点闪失。刘大爷说：二流子是我的儿子，他的孩子就全靠你了……

豆腐王寿终七十八岁。走时无疾无苦，神态安祥，了无牵挂。对着不是生父却胜似生父的父亲，小豆腐王哭得稀里哗啦，悲痛欲绝。他含泪挥舞工具，连夜做豆腐整整八盘，围其左右，凡是来吊丧者，皆以两块相送，以报平安。于是，那朦胧缥缈的白雾就在豆腐王的身体上袅袅上升，宛若洁白无暇的灵魂，离开躯体，向天堂缓缓而去。

从此，人们就称小豆腐王为豆腐王了。

## 屠牛

伍子急得两手直搓，在外屋踱来踱去。

里屋，英子挺个大肚子躺在炕上，苍白的脸上汗水直淌。

旁边，接生婆这瞅瞅那看看，嘴里不住地叨咕：“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，怎么还不生？”

几个时辰过去，还是没动静。

忽然，门开了，带着一股风，憨子柳三闯了进来，晃着膀子说：“伍子哥，俺爹不来，让俺请你给俺家杀牛。”伍子也奇怪，这阵子，柳三爹见到自己就躲躲闪闪，像见了债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伍子心烦得很，见里面没什么动静，就拿了铁锤与刀具和他去了。

伍子个子不高，一身横肉，长得虎背熊腰。他生下来时，娘就死了，是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。十六岁辍学后，就跟人学起了杀猪宰牛的活计。一晃十年，手艺相当了得。

他杀牛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是把牛绑起来，放倒了用刀杀。他不是，他

是把牛栓在木桩上，用锤子砸。你看他，“呸呸”，往手心吐两口唾沫，然后抡起砸石的铁锤，照牛天灵盖儿砰砰两锤，那牛就抽搐着倒在地上，四腿直蹬。他奔过去，搬起牛角，把磨得飞快的宰牛刀在喉下一捅一豁，血哗地流出来，那牛就彻底地玩完了。

剥皮、剔肉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在牛腹正中从上至下拉开一刀，刀锋过处，牛皮自然裂开，筋肉丝毫未损。再抓起牛蹄，在膝关节处嚓嚓一转，一蹄落下。四抓四落，肢体分家，干净利落。之后，皮肉间吱吱作响，不多时，整张牛皮全盘落下，无半点儿伤痕。除内脏、肉分类，并然有序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完事大吉，直叫人叹为观止。

方圆几十里，谁家杀牛宰羊，一般都少不了他。

柳三家更不例外，乡里乡亲的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没多时，二人就来到了柳三家牛棚内，透过昏暗的光线，伍子仔细一看，一头枯瘦的母牛横在牛栏里。塌陷的肚子下面垂着几个干瘪的乳头。旁边一头刚出生的牛犊摇摇晃晃，斜斜地去吸，不想吸了个遍，却没有半点儿奶水。那母牛就低下头，慢慢地用舌头去舔它身上未干的乳毛，两道泪痕早已刻在枯瘦的脸上。

伍子愣愣地不知所措，眼睛使劲儿盯着牛犊想，杀了母牛，那牛犊咋办？他自己从小没娘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心头，久久没动。

“伍子哥，你怎么了？”柳三有点儿不耐烦了。

“啊，没什么，就是……这牛也太瘦了，出不了多少肉，还不如养肥了再杀。”伍子说。

“俺爹说，喂它还得搭很多粮食，到头来，还是那么回事儿。”

“那，那牛犊不是太可怜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俺爹说，杀完它娘，就把它也卖了。”

伍子叹了一口气，只好把牛牵出来，依旧绑在木桩上，然后拿起砸石铁锤，可不知怎的，今天的铁锤异常沉重，试了几把，也没找到原来的感觉。

柳三也感觉奇怪，说：“伍子哥，你咋了？”



伍子没搭话，只是把眼睛闭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站定脚跟，“呸呸”，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，就抡起了砸石铁锤……

就在这时，接生婆跑了进来，大喊：“伍子，不好了，英子大出血了……”

伍子顿觉一个霹雳在他头上响了一下，赶紧扔了铁锤，往家里跑。

里屋，英子的脸更加苍白了，被子下面血红一片，刚出生的孩子在旁边哇哇直叫。

伍子泪水一下就涌出来，握住英子的手，颤抖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样了？”

英子慢慢转过头，看了看孩子，又看了看他，吃力地说：“伍子，俺……对不起你，那孩子是柳三……他爹的，去年俺在苞米地，他爹看没人，就……”伍子一愣，然后抹了把眼泪，说：“俺知道不是俺的，可俺喜欢你，俺愿意！”英子闭了一下眼之后，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：“俺不行了，你不要……去找他。孩子，就交……给你了。”说完，头一偏，就不动了。

伍子扑在英子身上，喊声惊天动地。

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带着一股风，柳三又闯了进来。他拉了拉伍子的衣服，小声说：“伍子哥，俺爹问那牛什么时候杀？”

伍子腾地就跳起来，大声吼道：“杀？杀你个祖宗！”

说这话时，伍子就像要把柳三给吞了。

多年以后，伍子坐在广袤的大草原上，看自己成群的牛羊津津有味地吃着鲜美的嫩草，就忍不住乐了。

他想：这回，孤儿院里那几个叫自己爹的孩子，有希望了！

## 房 祸

王丽孤零零地站在新楼的窗台前，远眺窗外，思绪就如同眼前那层层叠

叠的楼宇大厦纷杂而又错落有致。

回想一年前,在那温馨的四合院内,自己边忙着手里的活计边看着老公和儿子玩耍嬉戏,虽然日子过的有些清贫,却也其乐融融。

可谁曾想,这房子说拆就拆,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响,好好的家就没了。人们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这春笋般节节升高的楼房上。

王丽轻轻地笑了一下,黯淡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点欣喜神色。她在想,当初如果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,那么现在住在这里的仍会是自己幸福的三口之家啊!

按常理,她们理应分到二室一厅的楼房,孩子一室,自己和老公一室,虽不算大,倒也绰绰有余。可谁知,好端端的事,说变就变了。

那天王丽走在大街上,看见她的老同学张兰急匆匆地赶路,就问,忙什么呢?这么急。张兰就说,忙着离婚啊。王丽有些莫名其妙。张兰又说,都是为了房子啊,离了婚,每人可以分一室一厅,比不离时多了一厅,好几万呢!分完了再复婚,不就是个手续么。咱们这儿的人都在排队离婚呢,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怎么你还不知道啊?王丽摇摇头。张兰笑了一下说,那还等什么?机不可失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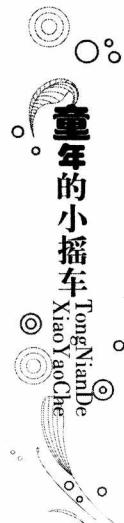
王丽回到家就跟丈夫说了。丈夫说,你说了算。王丽的心就动了。

想到这里,王丽苦笑了一下,也许这样还是不错的,可以分到两套房子。卖一套,还剩一套,有钱又有得住。可偏偏人怎么就那么贪呢?

王丽又听张兰说了,如果离了婚再找一个城镇户口的结婚,照样可以分到二室一厅的,两个人就可以分到两套二室一厅的,就又多了几万块呐!于是婚姻登记处热闹非凡。又是结的,又是离的,一拨儿跟着一拨儿。

王丽的老公也真是幸运,找了一个清洁女工,办了个结婚证。还协议,事成之后,给那女人一万元作为补偿。那女人也欣然接受了。

就在王丽也在寻找对象的时候,情况变了。婚姻登记处的情况反映到了开发商那里,说这样分房影响了社会和家庭的和谐和稳定。于是开发商



不得不改变了条件说，找城镇户口结婚的，多分的那一室得按市场价购买。

王丽叹了一口气，一脸的忧伤。那时哪有钱啊，给那清洁工的钱都没有，更何况一室，好几万呢！

于是王丽就去找那清洁女工，女工说，那给我一万吧，要不就不离，我们可是登记了的合法夫妻。

王丽就东凑西借，好不容易凑了一万元。可一打电话她更傻了，丈夫说，那一室的钱女工已交完了，他们已经住进去了，也不想离婚了，还有就是女工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的好。

王丽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，她缓缓地走下楼梯，来到大街上，一转身，就感觉四处的高楼晃晃忽忽的，晕她的眼。她深吸了一口凉气，刚缓过神来，忽看见“嘀嗒，嘀嗒……”的急救车从远处驶了过来。她顺眼望去，就看见几个人抬一单架跑了过来，她仔细一看，是张兰口吐白沫躺在上面，痛苦地抽噎着。

王丽忙拉一人问道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边跟着担架跑边说，都是分房惹的祸啊！

王丽顿时明白了，看着车上红蓝闪烁的灯光，她的心起伏不定……

## 赌 牌

天，下起了小雪，纷纷扬扬的，被风一吹，直往脖子里钻。

福生紧了紧破棉袄，抱着肩，低头向汽车站走去。

他已经记不起这是第几次碰壁了，该得的工钱，狗日的老板就是不给。眼看年底了，家里还等着钱过年呢。妈妈说，买点肉，包点饺子就成啊。妹妹说，买几尺花布，做件小袄吧……这些又像放电影一样，在福生的脑海里

翻腾。可这次，又要让她们失望了，回来的路费还是好心的工友们垫的呢！大家都像他一样，分文没得，叹着气，各回各的家了。

前面就是车站了，回家的车停在雪地里，白茫茫的耀眼。离开车的时间尚早，车里没几个人，冷冷清清的。福生在车中间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茫然地望着窗外。

乘客接二连三地上车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不多时，福生就听见旁边喊，猜牌了，猜牌了，猜中了，押多少给多少。

福生扭头看，见一男人膝盖上放一纸板，板上放三张扑克牌，两黑一红。

男人说，三张牌，往这一扣，猜中红的，你押多少钱，我返你多少。猜不中，对不起，钱归我了。

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赶快押钱喽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哦！男人眉飞色舞地摆弄着手里的牌。

福生一看，觉得挺好玩，就抛开乱七八糟的念想，转过身来看热闹。

男人先让人们看牌，然后一张一张扣下。很清楚，红牌就在中间。福生心想，这都看见了，怎么能猜不中呢。

果然，旁边一光头押了中间一块钱。翻牌，他赢了。男人给了他一块钱。光头大笑，这太容易了！

随后又有一瘦子押了一回，也赢了。福生想，咱也押一块试试吧，反正回家的路费够，不差这一块钱。福生就押了一块，果然赢了。福生高兴得不得了。

光头这回押了十块，翻牌又赢了，光头大叫，他奶奶的，这也太容易了。男人的脸都灰了。

瘦子也押了十块，又赢了。福生忍不住了，也想押十块。他想，赢了，就能买肉回家包饺子过年，还有妹妹的花布料。他翻他的破棉袄，好容易在衣角里找到了十块钱，抬手要押。旁边一老人说话了，着什么急啊，看看再押也不迟啊！福生手哆嗦一下没敢押。

旁边一老太着急了说，这多简单啊，我押，说着低头去翻钱。就在老太低头找钱的当儿，男人飞快地将两张牌调换了。

开牌喽。男人边喊边翻开了牌。老太傻了，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。

福生舒了口气，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再次开牌，福生跃跃欲试。老人给他使眼色，向他摇头。

福生知道老人的意思，但没有理会。他胸有成竹地将所有钱都押在他看见的红牌上面，并且用手压着。他想，我赢定了，看他怎么换牌。

开牌喽。男人仍旧喊。福生洋洋得意。

可一开牌，福生傻了：明明看到了红牌，还压在手下，怎么会变了呢？

福生更蒙了。

开车的时间到了，不走的赶快下。说着，一售票员从下面走上车来。

呼啦啦，男人、光头、瘦子，还有几个人收拾东西一同下车了。福生恍然大悟：原来都是一伙儿的呀！

福生后悔死了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任雪白的光刺他的眼。

他想，反正没钱了，就这么坐着，坐到哪算到哪吧。

车开走了，买票的时候，福生靠在窗边装没看见。售票员摇了摇他说，买票。

福生装着翻来覆去地找钱，可半天也没翻出来。售票员说，没钱，下车！

福生想解释，可有什么用呢？没办法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。

车门开了，冷风夹着雪花仍旧往他脖子里钻。福生绝望地叹了口气，紧了紧破棉袄就要往下走。

这时，老人说话了：年轻人，你的钱掉这了。

福生吃了一惊，回头看，老人正拿着钱，要给他买票。